

CHUANWENYICHUBANSHE

林
林

想

林贤治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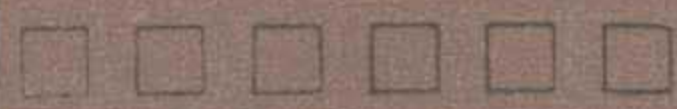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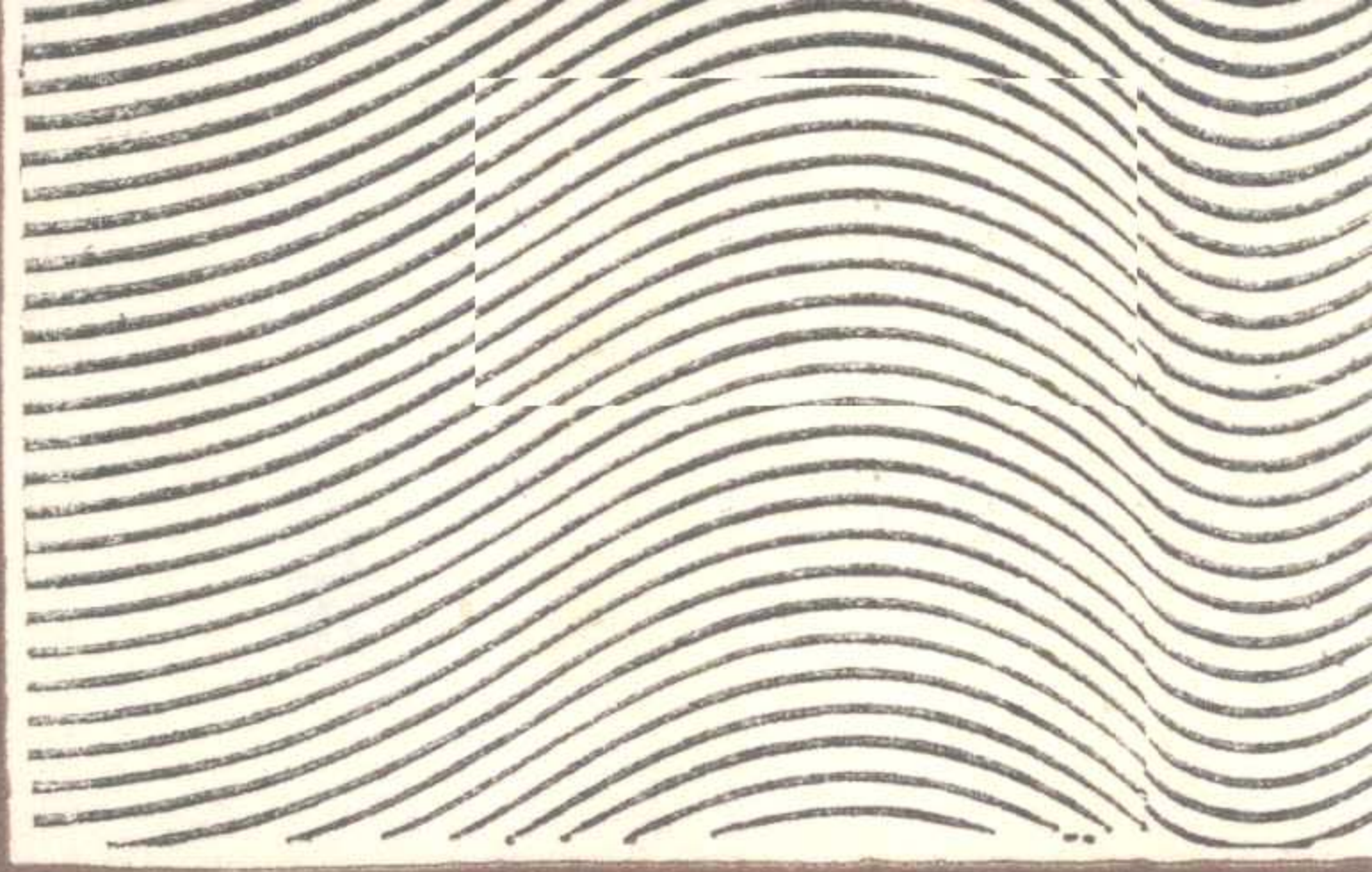
或

忧

伤

I 227
1345

文艺出版社



林贤治诗漫记

耿 庸

十八十九个月前，或许还要早些，忽然收到寄自广州的、包封上笔迹陌生的一包三册《人间鲁迅·第一部：探索者》。名字陌生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表明，这是分赠给何满子、王元化和我的。两册书随即就给转去了，留下的一册则搁在了一边：虽然觉得《人间鲁迅》这个书名流溢着一种诗的情感，还好像有一种顺手一扬就把呱呱呱呱叫了一阵阵的不论出自太傅还是少傅的“神化鲁迅”论摔到了它该去的地方去、带有诗人气质的评论家的明敏和矜持，我可并不因此就想读它。叫做《鲁迅传》或不叫做《鲁迅传》的对鲁迅传记夹叙夹议夹考证等等的著作，出版了和没有出版的，像肮脏极了的郑学稼的《鲁迅正传》那种东西算不算都不算，半个世纪来我陆续读到过的品种业已不下于两位数，它们之中当然并非没有令人信服的对于鲁迅

的理解的部分，我却也业已几乎失去能够从中感觉到鲁迅的活的生命信心。现在的这一本不会是一类书的又一个品种吗？鲁迅的传记材料，纵使又有新的发现，或者也还会有诸如毛泽东会见鲁迅之类蹊跷的发明，能使人们已知的鲁迅传记发生多少重大的变化吗？在我看来，如果心灵和头脑不曾或不能进入鲁迅的人生内容并从而拥合于鲁迅的人格内容，那也就不能让人真切地看到鲁迅活在著作家的材料纵然丰富翔实、议论纵然平整匀称的他的传记里。说实话，我怀疑这《人间鲁迅》能够再现，活在自己人生过程里的这个“出自人间”的“叛逆的猛士”之依然是一个平凡的人的独特生命，再现他的“总根于爱”的磅礴的人格力量和韧强的战斗精神。但我终于还是读了这本《人间鲁迅》第一部，——在一次病得寂寞了的时候。还在阅读中惭愧于自己对它的心存怀疑。当然不是说这本虽然还只是写到鲁迅青年时期的书里面不存在可以争论的问题，而是觉得一种走进鲁迅的生活去感觉鲁迅的感觉的热情和努力在这书里面流闪着清新的光采，觉得作者的真诚的努力多少拂散一些落在青年鲁迅身上的纵然是礼赞的推论与想像的濛雾，多少能以正直和朴实摇动烂醉在老调子里的思维。我被贡献给社会以《人间鲁迅》这书的作者的认真、勇敢和独立地追求真情真理的精神所感动了。这个作者就

是林贤治。

兔年十二月，我到广州来了不久，自比“候鸟”，年年到南方避寒的诗人朋友孙铤带同林贤治看我来了。这个林贤治，说一口让我初听起来够吃力的广东式普通话，话可说得朗爽、热烈而且忙迫，好像生怕慢半步就赶不及上火车，好像和他的乱糟糟的头发一同处在风暴模样的亢奋里，好像着了火的思想直接发出透明的声音来。要不是他的话语里满布现实感使我从而感到他的朗爽、热烈和忙迫原来是从实际生活里炼出来了明确而且强烈的爱憎所引发的积郁、沉忿和焦灼的率直的释放，我都要以为这个人是一路平安过来的轻狂的浪漫主义诗人，不真是《人间鲁迅》的作者了。

然而这个林贤治果然是个诗人。

耳听到龙龙龙龙龙，眼看到也龙龙龙龙龙，龙得叫我没精打采了的日子里，林贤治给了我一册出版于《人间鲁迅》第一部之前的他的诗集《骆驼和星》，以及若干在报刊上发表了的诗篇和散文。这可好，帮我从龙声龙影里摆脱出来了。但是，有几首抒情小诗，例如《三月》和《黄昏》，虽然我感觉得到一种温静地向往或期待的真情，也还感觉得到如同我在深夜里看望北窗外大树枝叶轻轻晃动里的，被从流花湖漫散上来的薄雾梦幻化了高架路起点上那只白炽灯那样，有一种温柔而惆怅的美，我

却不那么喜爱。《五月》、《贝多芬》则引发了我的别样的感应。《贝多芬》是明朗的、对于“耳廓封闭了。你/用心灵倾听/地底下无声的痛苦和隐忍”的音乐家的颂歌。《五月》，则似乎是诗的评论或评论的诗，对象是那个使汨罗江“无端打了个涡漩”的古人，那个“幸而”（多么准确的这个“幸而”）“被流放了”的楚国大夫，那人们接受他“献给民族的丹心”、“忽略了”他“期期艾艾的愚忠的呓语”而他却“忽略了”这“饥饿的一群/褴褛的一群/可以沉默得像石头的一群/顷刻间便燃得着火的一群”的行吟诗人、人称“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屈原。在我看来，较之一些抒情小诗，咏叹历史人物的这两首有清醒得多因而强烈得多的现实感，艺术力量在这里取得了更能充分舒展的感情空间。但我同时感到，必须或只能以和历史人物对话的形式来展现对于现实人生某些内容的感受，这本身是一个躁动于矛盾之中的痛苦。问为什么吗？就因为要不是没有学会按照功利主义的节奏用“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歌唱，就是不愿有“玩”文学——缝制没有内容的形式、搭配一股叫做“哲理”的虚缈去实行别一种功利主义的乐趣。但我不保证我这就直接接触到了那个痛苦的渊源。

这回，被引为“发、发”吉兆的1988年眼看就要终结了的时候，龙也真神得见首不见尾模样了的时

候，想必冬眠醒来便将变得美丽可爱的蛇就要蜿蜒而来的时候，我又读到林贤治将要出版的又一部诗集《梦想或忧伤》的稿本。从这集子里面的《最后的怀想》，尤其是从《蚕室之一夜》，我才又看到了在《人间鲁迅》之中看到的，作者勇敢而且激情地走进对象的生活过程和心理过程并与其命运同呼吸的身姿和心态。

在《五月》里，一个当代的诗人还只是在对一个远古的诗人诉说对他的同情和理解、问讯他的梦魇和迷误，对象屈原是“你”，在《蚕室之一夜》里，对象司马迁是“我”，——由于这个当代诗人的心灵拥合那个古代史官的心灵，在屈辱的痛苦里悸动，在执著的真诚里奋勇。然而并非当代诗人失落自己于古代，是古代的史官被特征地复活在当代诗人的忧愤的当代感和启蒙的使命感里。听听在面对残酷的“或者死刑/或者宫刑”的严重抉择，司马迁的心这样搏动在诗人的声音里吧：

一千次思考是一次选择

我选择了苟活

而不是庄周式的永生

苟活

苟活

崇高的使命因屈辱而保存

苟活是一种神圣

封建社会传留的一句“士可杀而不可辱”既表明着忤逆了常常不免神经衰弱的帝王甚或忽而为这种帝王所不中意了的在朝的——更别说在野的——正直、正义、正派的士即知识分子便往往被置于不是死就是活着受辱的境地，也表明着后来总是得到钦敬和礼赞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宁死不屈的壮烈正气。与宁死不受辱的光采相反的苟活就是可耻的自我背叛，就是貽笑后人的贪生怕死。可是在司马迁那里，苟活却真能是一种“神圣”。不是因此就等于说宁死不屈的英雄不负有崇高的使命，他或者正是以死实现了所负的崇高使命，或者以死高扬崇高使命于当世，或者还以死传递崇高使命给后人；而是因为，司马迁的使命在其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下只属于还无可旁贷的他自己。可以想见司马迁因此心滴着血，坚忍着接受万分耻辱的宫刑。虽然文字叙述的历史大率表现为如同鲁迅所说的，乃是“帝王的家谱”，两千多年前出现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太史公书”《史记》，在鲁迅看来则还不失为“史家之绝唱”；而《蚕室之一夜》的作者还唱出了无声地回旋在这部史书里的司马迁的心声：

我要夺回我全部被劫的阳刚之气
铸成文字，向子孙
讲述历史的命运
是无数高贵的人和卑贱的人
汇成浩瀚的江河
流百年千年一直流着曲折和不平

即使不问汇集着高贵者和卑贱者的命运冲突和变化而激荡不已的长流水是不是还在并只能在它的古道里洄流，那“曲折和不平”总也该引得起人们的许多记忆和联想。

也许，宽容千川百河的大海因此总难平静，溅开的浪花总也那么咸那么涩那么苦。

但我同时也感到，向古老的幽灵呼吸自己世纪的气息，诗人放歌的自由毕竟是悲凉的自由。这并非只因为受困于幽灵的古老，还并非总在当心不让死人拖住活人。事情是，诗人能够发现古魂灵的某个存活的断片，古魂灵的全身可容纳不了今诗人的一片活跃于现时代的广莽深邃的注满激情的思维。

因此，当今一个活在自己时代里的诗人，要不依瓢画葫芦或跟着走调了的调调儿嘶喊赞歌，要不陷在迷惘、困惑以至垮在自我垮了的虚空而自怜自喜的假声呻吟里，那就总要庄严地站立在现实的地面上，热情和径直地回应敲击自己心灵的当面人生

的欢欣和悲苦、爱情和憎恨、失望和希望复合的命运，执著时代特有的崇高的信念实践变革人生的意志，“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鸒便鸱鸒般叫”，——像鲁迅的呐喊那样真实和精神。

因此，就是在这个叫做《梦想或忧伤》的集子里，人们看得到，作为一个当代诗人的林贤治，其实并不沉溺在梦想或忧伤里：如果不说他在和梦想或忧伤作“横着站”的双向斗争，他也是在突破梦想或忧伤的联合的包围。这不仅表现在和《三月》、《黄昏》很不相同的《野马》、《沉船》那样的抒情小诗里，尤其表现在可以说是这诗集里面回应当面人生命运的敲击之心灵的最强音的《我们》和《悲剧的诞生》里。后面的两首抒情长诗几乎是时代诸种情感特征之在冲突和变化中的交错的汇合和升腾。虽然我觉得，《悲剧的诞生》好像是胸膛里面隆隆响翻腾着灼灼的岩浆的不得爆发的火山在强力迸出炯炯的热气，但还是应当认为这是自然的，这并且不需要任何理想主义的超越的装饰了，这并且就是人生和艺术在本质上的统一。

林贤治同志让我给他的这《梦想或忧伤》写个序，我却只能叫自己也大不满意地漫散记下我对他和他的作品漫散的感想，——尽管我并不是在敷衍。

1988.12.21

目 录

林贤治诗漫记·····	耿庸 1
三月·····	2
野马·····	5
礁石·····	7
渡夫·····	9
沉船·····	11
海之梦·····	13
黄昏·····	16
贝多芬·····	18
答客问·····	21
赋别之一·····	23
赋别之二·····	27
最后的怀想·····	29
五月·····	39
蚕室之一夜·····	47
我们·····	55
悲剧的诞生·····	64

三 月

三月注定是守望的季节
二月茫茫

当雷声不经意地鸣响
阳光脆薄
如鸽子的红唇儿
那是二月。走出
阴暗的房门和曲折的巷道
世界便大了

于是我唱歌，风一样
奔跑于旷野
牵一匹风筝畅饮蓝天
帆影绰约
大江泱泱流过

远远地，有人在拉纤
江岸并不沉重
坐在看风景的地方，看
莫奈的日出
当泥土吐一种气息叫芬芳
鸟雀嚶嚶而鸣
便有朋友和风前来
谈野火，塔，放火的名人
或者读《草叶集》
数惠特曼的胡子
直到大海从四面八方弥漫过来

二月有雨霏霏
二月寒流如注
二月未必是最温暖的日子
可是梦想的
枝条都在二月里发芽
迎春花怯怯开过
木棉花就开了
我说：木棉开花是最美丽的
朋友说：霜叶红于二月花
我说：二月富有生机
朋友说：美丽的是性格

落红萧萧
人也萧萧
而今只剩一条邮路
自北向南
大雪纷飞

三月。依稀一道栏杆
凭栏而望
二月茫茫

四月是不开花的季节
四月是结青果的季节
四月有一个断魂的清明
朋友呵，往日
重重叠叠都覆盖于阴影里了
此刻，我已不能捡拾
哪怕是一瓣苍白的丁香

四月正在走来

野 马

只消一小块灯光就可以融化
覆额的寒霜吗
啊野马

那围栅 那马厩
都不是你的归宿地
你闻酒的芳香
看毡毯红着
哪个温暖的地方不住着牧手

影子倒在地面
没有缰绳
没有鞍鞯
只有兀落的脊背和纷乱的长鬃
为什么要披挂呢

为什么要寻找
牧杆的引领或是手掌的抚摸
自由是孤独的
纵有未泯的深情
也不该
向炊烟和火光靠得这么近

要是
白云从身边逸去
太阳也远离了你
剩下的原野还是实在的
那无人照管的岩石 草丛
失落溪涧的星星
都会成为
你漂流中的友伴
和未来岁月里的安宁

那么 你背转身去
骄傲地扬起脖颈
让你奔跑
奔跑 向绝无人迹的远方
不要回头
啊野马

礁 石

也许，只是为了那叶蝴蝶帆
才站在那里
直到忘了归路

你不知道
蝴蝶帆早已悄悄绕开
希望成了
无止的期待。缄默
缄默是一种深情
交臂错过，也不曾
递一声呼唤

任风雨在额上刻皱纹
浪潮在脚下撕咬
岁月陪你一天天瘦损

你依然凝望
凝望到昏盲

蝴蝶帆
蝴蝶帆

深深的大海洋……